

金昊
◎ 著

猛兽和人，从来不是强者和弱者的简单划分，在你死我活的生死线上，人性和兽性的角逐才真正开始……
一群神秘消失、永不再现、从未被了解、逐渐被遗忘的中国角斗士——虎枪兵

虎枪

白山猎虎

人类最深的恐惧，源于猛兽

金昊◎著

虎枪

白山猎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虎枪：白山猎虎 / 金昊著. —北京：京华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502-0187-3

I. ①虎… II. ①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2488号

虎枪：白山猎虎

作 者：金 昊

选题策划：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李 征

封面设计：尚书堂设计工作室

版式设计：陶 狼

责任校对：孙世平

京华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13号2层 100011）

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80千字 690毫米×980毫米 1/16 17.5印张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5502-0187-3

定价：29.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83670228

狼熊虎豹烈如风
却把生死付其中
少年披甲数百创
阎君殿阶几千重
围场猎猎枪头血
御帐声声顶戴红
寒星碧月云深处
岳王赠我射龙弓

目 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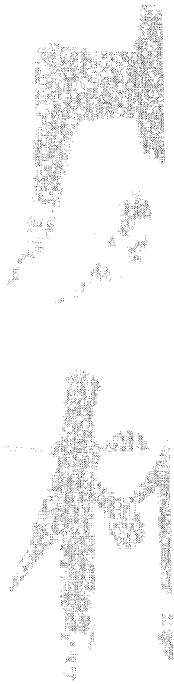


楔子	1		
第一章：鬼案惊马场	9		
第二章：索命杀虎獒	29		
第三章：上阵亲兄弟	45		
第四章：弓箭战火枪	61	77	第五章：误中瘟毒计
		93	第六章：揭榜求生机
		109	第七章：磨枪初猎兽
		127	第八章：生死虎骑牛
		145	第九章：船头浪，虎尾豺

contents 目录



第十章：危险的足印	161	
第十一章：血战卧虎堡	177	
第十二章：结义萨呵晨	193	
第十三章：猎虎术秘闻	207	
	225	第十四章：狗计擒黑怪
	241	第十五章：王血壮魂汤
	257	第十六章：云雨将军府



楔子

楔子：破案的逻辑与考古的逻辑

破案就是解谜。考古也是解谜。从这个角度说，警察要比考古队员幸运得多。如果说每个案件都是犯罪者设下的谜局，那么每个考古挖掘现场，便是历史设下的一个谜局。

很少有人知道，考古与刑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刑事案件可能缺少目击者，但通过现场勘查，警方仍然可以发现线索。这是因为，物证在说话。正如刑侦专业的一句名言所说：一切行为都会留下痕迹。警方破案，就是找到这些被掩盖、被修饰的痕迹，读懂其中隐藏的信息，最终将犯罪真相彻底揭开。

破案就是解谜。考古也是解谜。从这个角度说，警察要比考古队员幸运得多。如果说每个案件都是犯罪者设下的谜局，那么每个考古挖掘现场，便是历史设下的一个谜局。

2010年年初，北京南郊的一处在建别墅工地上，人们发现了一座诡异的古代墓葬。有意思的是，最先觉察这座墓葬诡异的，不是考古专家，而是发现墓葬的民工们。

随着房地产建设的热潮席卷全国，中国大地处处都在搞建设，建筑队有点经验的民工大都有过挖到古代墓葬的经历。但这一次，工人们感觉有些不对劲儿。当时，工地正在进行挖掘机作业。当掘进到地下三四米处时，一些棺槨陆续显露出来。挖掘机的铁铲已将其中几口棺材破开，一些年轻民工好奇地围上去，想看个究竟。跑在最前面的是个四川民工，叫何满子。

何满子个不高，二十七八岁，爱说爱笑，口头禅是“闲呆着也是呆着，摆个龙门阵嘛”。不过何满子最让工友们所津津乐道的，是他的胆子大。一次，几个小工逮住了一条误闯工地的黄鼠狼。那小东西长得有点像狐狸，毛土黄色，通身细长，被人用铁丝拴住了脖子。它自知插翅难逃，并不挣扎，眯着眼睛看着众人，倒也镇定。捉住黄鼠狼的几个小工岁数都不到二十，拿

玩黄鼠狼当个乐子，上点岁数的老民工都劝他们放了黄鼠狼，说这东西是仙，千万别祸害它，惹祸！小工们也覺得，玩也玩了，乐也乐了，便欲放了黄鼠狼。

这时候，何满子说话了：“哪里有大仙嚟？要玩就玩个热闹的嚟！”说也奇怪，那黄鼠狼见了何满子，登时大骇，一扫刚刚的镇定神态，冲着何满子龇牙瞪眼，“呼呼”作声。何满子也不理会，他让人用砖头垒了个灶，又取来一只灌了多半桶水的带盖的铁皮桶，放在灶上烧。水开后，何满子拎着铁丝向火灶处拖黄鼠狼。

这时，怪事出现了。那黄鼠狼本应拼死挣扎，作最后一搏，谁知它却人立起来，顺从地任由何满子牵着，向已经煮沸的水桶走去。到了红砖垒的炉灶前，黄鼠狼停了脚步。何满子刚要硬拽，却见那黄鼠狼一双棕褐色的小眼睛看着自己，目光满含乞求，令人怜惜。何满子铁石心肠的人，被黄鼠狼这么一看，也软了半分。他知道黄鼠狼是在求自己最后再多给它一半刻工夫。何满子手下的钢丝略略松了一松，只见那黄鼠狼朝着东方人立，继而伏地哀号。那叫声凄楚哀怨，听得人心中发疹。

何满子听得烦了，用力一提，将黄鼠狼摔进铁皮桶内，随即盖上盖子。铁皮桶内立即传出凄厉的“吱吱”声，桶身剧烈地摇晃起来。何满子见了，忙伸手压住铁皮桶的盖子，稳住桶身。足足五分钟，桶内的叫声才渐渐停了下来，但黄鼠狼凄厉的叫声，让在场的人回忆起来身上都要起一层鸡皮疙瘩。何满子揭开桶盖，一股人们从未闻到过的臭味腾了出来，呛得围观的工人们四散跑开了。

挖掘机破开棺材时，何满子正在旁边清渣土。这一回，胆大的何满子又冲到了最前。他扒着棺材往里一探脑袋，突然惊叫一声，双手捂头摔了下来，不住地喊：“妈呀！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后面的工人们谁也不敢再伸脑袋往棺材里看了。工地的负责人赶到后，看着精神几近失常的何满子，也吓得够呛，赶忙打电话报警。

民警和考古队员赶到后，都看了吓坏何满子的那口棺材。奇怪的是，里面只有一具遗骨，并没有其他恐怖之物。何满子以前挖掘过古代墓葬，也见过棺

材内的遗骨，工人们都不信他是被死人骨头吓坏的。从那以后，何满子好像换了一个人，接连几个星期一直精神恍惚，萎靡不振。何满子究竟在棺材内看到了什么，任凭工友和包工头儿怎么问，他都是面容呆滞，一言不发。民工们纷纷猜测，说何满子的魂儿被吓出来了。

考古研究所对这处墓葬群进行了细致的勘查。从出土的文物和人体遗骸可以断定，这是一处清中期的墓葬，死者应都是军人。随着挖掘勘查的深入，考古队员们开始发觉，这处墓葬有点特别。该墓葬群出土的文物几乎全部是兵器：八旗军穿戴的铁头盔、绵甲、铁枪头、各种军用刀和职官刀。除此以外，一无所有。清代距今只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一般清代的墓葬都有可以证明墓主人身份的文字，但这处墓葬片纸皆无。

蹊跷并不只这一处。一线考古队员发现，遗骨很奇怪。这些遗骨上有很多十分奇怪的创伤。起初，专家们的意见是，既然陪葬有盔甲，就说明这些尸骨生前是军人。是军人，就有战死的可能。战死的军人尸骨不完整是常事。然而当墓葬群二十三口棺材全部起出后，其中十九具遗骨上都有考古队员从未见过的相似的奇怪创伤。一般说来，战死沙场的古代军人，其遗骨大多留有创伤。但军用武器，无论是刀剑伤、枪矛伤还是斧钺伤、箭镞伤，创口处大多比较光滑齐整。偶有特殊伤致死的遗骨，其创口虽然奇怪，但不会有如此大的规模。而且，这些遗骸上的创口表面粗糙，不整齐，不像是武器所伤，倒与出土的史前动物骨骼化石上遭猛兽袭击的创口十分相似。然而国力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巅峰的清朝中期，出现大批军人被猛兽咬死的事件，实在令考古人员感觉费解。于是，几具带有怪伤的遗骨被送进考古研究所的标本室。考古专家、研究所所长王粤民一连几天泡在标本室里，仔细地察看这些特殊的遗骨，却全无破解的思路。

这时，一对英国考古专家的来访，打破了“北京南郊奇怪清代墓葬群”考古的僵局。

这两位英国考古专家是一对夫妇。丈夫安德鲁·哈德利博士是剑桥大学的

历史学家，哈德利太太是英国皇家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学博士。两个人跟随英中历史文化交流团来华访问，正巧在考古研究所发掘南郊奇怪清代墓葬群期间来所交流。

在研究所的标本室里，两位英国专家认真地观察着一块块出土的骨骼。王粤军所长以学者的坦诚向英国客人表示：“我们觉得这些遗骸的伤口很奇怪，但我们目前还做不出合理的推理。”

哈德利博士忽然想到些什么，拉过翻译，对王粤军所长说：“尊敬的所长，这些蹊跷的骸骨让我联想起一起英国的考古发现。2004年的时候，英格兰北部城市约克市在对一栋18世纪建筑的花园进行整修时，发现了一个墓葬群。当时，英国考古专家们对这个墓葬群进行了细致的检验。很荣幸，我的妻子也是其中一员，所以我们对这个案例了解得比较清楚。”

哈德利太太接着说：“和刚才看到的一样，墓葬群里发现的八十多具骸骨看起来很蹊跷，他们诡异的死法令人不解。这些尸骨的主人有的是被斩首的，有的是被铁锤一样的武器重击而死，但是几乎所有的骸骨上都有大面积的类似于野兽咬痕样的痕迹。”哈德利太太指着桌面上一具遗骸的损伤处，“和这个伤痕非常像。”

“野兽咬痕？”王粤军眼睛一亮。

“野兽咬痕！和这些骸骨上一模一样的野兽咬痕！约克市花园的那次考古研究汇集了英国最顶尖的考古专家和历史学者，但是他们犯了一个关键性的错误——忽略了那些咬痕。专家们认为这些骸骨的主人生前是忠于西弗勒斯大帝的古罗马士兵。他们在公元211年政变中被杀死。但是，库尔特·亨特曼博士，也就是我们那次考古的负责人，他不这么看。”

“是因为那些野兽咬痕？”

“是的。亨特曼博士对那些骸骨研究了六个月，之后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那些骸骨的主人都很年轻，大约在十八到二十三岁；他们的腿骨很长，骨骼很粗壮，这说明他们身体强壮，训练有素。他们骸骨上大面积的伤痕，是狮子、老虎、熊等食肉动物留下的，这说明他们并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死在某种与野兽搏斗的场所。”

“角斗士？”王粤军不等翻译全部译完，便脱口而出。

“是的。英国考古学界最后的观点是，这些人并不是古罗马的士兵，而是一批从地中海带到英国的角斗士，他们为当时的达官贵人们表演与猛兽的血腥搏斗，而斩首、锤击则是对失败的角斗士的处决方式，非常残忍。”说到这里，哈德利夫人问道：“难道清代的中国也有角斗士吗？”

清代。斗兽。角斗士。王粤军一拍脑门，冲口而出：“虎枪兵！”

“虎枪兵？”翻译一时没明白，问王粤军：“王所长，什么虎枪兵？怎么翻译？是tiger spear soldier（刺虎长矛士兵）吗？”

王粤军很兴奋，解释说：“虎枪兵，是清代中国禁卫军中最神秘的一支部队。他们用铁枪与老虎、黑熊搏斗，这一点很像西方的角斗士。没错，如果是虎枪兵的墓葬，那么骸骨上的野兽咬痕就可以解释了。”

哈德利夫妇听了，不住地摇头，相互说着什么。翻译小声对王粤军说：“所长，他们说觉得很不可思议。角斗士在西方是很卑微的奴隶，想不到中国清朝的禁卫军中也会出现角斗士。在他们看来，高贵的禁卫军和低贱的角斗士的身份有天壤之别。”

王粤军说：“两位专家误会了。虽然虎枪兵与猛虎、黑熊等野兽搏斗，但中国虎枪兵与西方角斗士并不是一回事。”

哈德利夫人很直爽，笑笑说：“那么您认为，虎枪兵与角斗士之间有什么区别？一个用长矛，一个用利斧和链球吗？”

王粤军也笑了：“夫人您很幽默。不错，中国虎枪兵和西方角斗士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具备勇气，都身体强健并且武艺高强，他们都要冒着巨大的危险与猛兽搏斗，他们都可能搏斗中受伤，甚至死亡，也如您所见，他们骸骨上的创伤都一样。但是，这二者间有一个根本的不同。”

翻译刚译完，哈德利夫妇便同时问道：“是什么？”

“虎枪兵是军人，角斗士是奴隶。虎枪兵和角斗士与猛兽搏斗的行为相似，但目的可不一样。”王粤军说，“角斗士斗兽是供人们娱乐，虎枪兵殪虎是当时中国皇帝教导军队尚武的一种方式。清代中国军人殪虎并不是为了取乐，而是当时的中国人对军人战斗精神的一种锤炼。”

哈德利夫人说：“您是在美化虎枪兵。我认为角斗士和虎枪兵的区别在于，角斗士斗兽的观赏者是古代西方贵族，而虎枪兵斗兽的观赏者是中国皇帝。至于虎枪兵的军人身份，只能说明中国皇帝对斗兽比西方贵族更为痴迷，所以给了虎枪兵禁卫军的荣誉。”

王粤军知道，自己对虎枪兵的解释贬损了角斗士，这多少会让英国客人感到不舒服，便笑着说：“哈德利夫人，如您所说的荣誉，的确是当时吸引勇士应征虎枪兵殪虎的一个因素。研究清史的人都知道，虎枪兵的征召是自愿的。几百年前的中国勇士为了获得荣誉和功名，自愿当虎枪兵与猛兽搏斗。但是角斗士呢？他们是被武装士兵驱赶进斗兽场的。”

说着，王粤军打开一扇书柜，从中取出一幅卷轴。哈德利夫人的激动马上被好奇取代了，看着王粤军在台面上徐徐展开的画卷。这是一幅清人所绘画卷的高仿品：山峦林木之间，三名手持长矛的武士正摆开队形，逼近一只斑斓猛虎。精美的中国画卷让两位英国专家看得呆住了。好一会儿，哈德利夫人才怔怔地问道：“这三个中国勇士就是您所说的虎枪兵吗？”

“也是，也不是。”王粤军手指画卷上左右两名身穿红色和黄色马甲的武士说，“这两个是虎枪营的军官。”又指着中间身穿蓝色棉袍的人说，“这个人叫弘历，就是当时的皇帝乾隆。这幅图叫《乾隆刺虎图》，是宫廷画匠根据乾隆皇帝刺虎的现场所描绘的，是可信的。”

听了翻译，哈德利夫妇几乎同时发出一声惊呼。他们真的没有想到，中国古代的最高统治者会亲自参与刺虎。

良久，哈德利夫人带着歉意的笑容说：“真是不可思议。”

哈德利博士耸耸肩：“可惜，直到今天，西方历史学界对这些敢于和老虎搏斗的东方勇士却几乎一无所知。在这一点上，西方学者的目光或许被斯巴达克的身影完全遮住了，以至于我们并不知道二三百年来在中国出现的这些虎枪勇士。我想这就像西方世界对狮子和老虎的看法。它们都是这个星球上最顶尖的猛兽，它们都很强悍，都令人敬畏。可是，狮子很早就被西方所认识，在西方的神话中，关于狮子的记载比比皆是。可惜的是，老虎只生长在亚洲，而且与狮子相比，老虎的性格更为谨慎。在非洲草原上，你一眼就可以看到慵懒

的狮群，可是在亚洲的丛林中，你却找不到老虎的影子，虽然它们就游荡在附近。但是你绝不应该忽视老虎的存在。它们比狮子更凶猛，也更狡诈。很高兴这次访问，能让我们意外地了解中国的虎枪兵。”

结束了考古研究所的访问，两位英国学者突然提出要到北京雍和宫参观。原来在临别之际，王粤军悄悄告诉二人，在雍和宫，他们或许能找到虎枪兵的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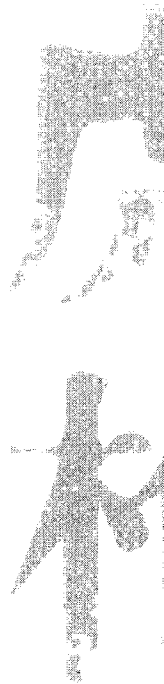
揭开了北京南郊清代墓葬群奇怪骸骨的身份，考古所的气氛轻松了许多。

参加挖掘的考古队员张腾对王粤军讲起了工地上何满子和黄鼠狼的事情。王粤军听了，只是一笑。张腾说：“发现墓葬群一个月后，那个叫何满子的民工一个人离开了工地，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至于何满子在棺材内究竟看到了什么，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人知道。”

王粤军说：“民工毕竟不是专业的考古人员，也许是被棺材里的骸骨吓着了。”

张腾见所长并不理会这玄乎其玄的事，接着说道：“我问过民工，工人们都说何满子胆大，以前也见过古代棺木里的遗骨，大家都认为何满子绝不会是被这些死人骨头吓着的。对了所长，还有一件更奇怪的事情。我在勘察现场时，一些看过何满子杀黄鼠狼的民工对我说，那黄鼠狼死前拜的方向，就冲着这些棺材出土的地方。”

王粤军一愣，幽幽地说：“这倒真有些意思……”



第一章：鬼案惊马场

许久，老护军紧闭的眼睛缓缓睁开了一条缝，嘴里诺诺道：“可吓死人了。那没头的尸体两手背着，好像被捆着，可是手上没有绳子，胳膊上连捆过的印儿也没有。”

“罗刹国鬼多，镜子做得倒是不错。”借着昏黄的烛光，多小袞看着罗刹玻璃镜中自己猴气十足的面孔，不由感叹。

多小袞生得很漂亮：一双浓眉，双目明亮如电，鼻若悬胆，唇红齿白，面皮也白净。多小袞常觉得，即便是说书中最漂亮的吕布、赵云，相貌也就如此了。只是，多小袞投胎时选对了爹娘，却选错了时辰，猴年申时，又生在骄阳盛夏猴子最活跃的时节。因此，挺漂亮的小伙子，却挥之不去一股猴气。

这是多小袞在南沟马场的第一夜。

门外传来打更的声音。三更了，夜沉如墨。多小袞眼皮开始打架，却强撑着不敢睡。他知道，如果此时睡了，恐怕就再也醒不过来了。这名十七岁的索伦城巡边马甲，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被城守尉派驻南沟马场。

事情还需从多小袞被派驻的南沟马场说起。南沟位于清廷黑龙江将军辖内，西北靠大兴安岭平岗峰，东南俯瞰一片开阔的草原，东距黑龙江将军府所在的齐齐哈尔三百五十里，原本是个不知名的小地方。康熙年间，俄罗斯军队入侵黑龙江，清军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率领百人以捕鹿为名，往雅克萨侦察地形。经过南沟时，捕鹿队中的一个道士对萨布素说：“这个地方风水奇得很。若经营得好，是个上佳的宝地；若不加治理，这地方必犯大煞。”

先不论道士所言，军中带有道士，这事情本身就很古怪。当时的清军军纪森严，军中不可能有僧道伶优，萨布素的捕鹿队里怎么会钻出一个道士指手画脚呢？原来，这道士法号隐驹道人，原籍黑龙江，是给康熙皇帝讲授风水玄学的师父。罗刹兵侵入黑龙江，隐驹道人不愿故土被异族侵占，加之自己会说些罗刹话，又熟悉当地地形，便向康熙请命到了军前，被萨布素视为

头号幕僚。

当时军务紧急，萨布素急着领兵奔袭，并没把隐驹道人的话放在心上。后来，清军赶走了罗刹兵，萨布素做了黑龙江将军，功成名就。隐驹道人辞别萨布素时，又向他提到了南沟。隐驹道人道：“南沟背靠大兴安岭，俯瞰茂盛草原，有十分霸气。南沟背靠的山虽然够高够雄厚，走向却是斜的——由西南走向东北，南沟瞰制的草原虽然肥美，却少水。靠山高大固然好，但走向不正，易生邪淫，那样靠山越高，气越足，邪淫越强悍。草场少河，精生不足，易致精变。”

萨布素是个起于行伍的粗人，平生只好骑射功夫，对隐驹道人说的风水颇不以为然。隐驹道人十分担忧，给萨布素连出了几个破解邪淫精变的办法，萨布素口上答应，心里并未在意。

隐驹道人无奈。苦思数日，终于有了对策。当年秦始皇为求风水杖打方山，朱元璋因嫌钟山作祟伐斩龙尾，隐驹道人要在南沟来个“万马踏阳”的解法。他向萨布素建议，在南沟设一个军马场。军马是清军的战略物资，萨布素要想训练一支精兵，军马要足够多、足够好。南沟当地草场丰美，是个建马场的好地方。萨布素觉得这是个好办法，便答应下来。其实，隐驹道人的盘算是：马这种动物阳气极盛，可以震邪。设立军马场，萨布素就一定要在南沟驻军，有军队驻扎，多少也可以扼制恶灵精变。

于是，萨布素当年便派人建了南沟军马场。还别说，南沟确实很适合养马，十年后南沟军马场便成为清廷最大的马场之一，养马数千匹，皇宫和京营八旗每年都要来这里选马。

绕着圈子说了半天南沟军马场的来历，其实真正让多小衮和南沟扯上关系的，是从雍正十年春夏间开始，南沟一带频发的怪案。先是附近村庄的百姓时有走失，且多是正值妙龄的大姑娘、小媳妇，后来，怪案居然蔓延到军营。军马场的名贵好马莫名不见了踪影，再后来连戍卫的士兵也接连失踪。这些人马失踪案的线索很少。曾经有人在南沟和平岗山里发现过人的尸体，胸腹被掏空，手臂和双腿处的健肉被撕去，每个场景都十分诡异。一时间，南沟一带人